

解析2018浙江省杭州市中考作文题 “麻烦”中的“不麻烦”

指导老师 市实验学校 郑喜微

【真题再现】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说“麻烦你了”给您添麻烦了。可能是打扰了人家，这样说是表达歉意；或许是得到了他人的关照和帮助，这样说是出于礼貌，表示谢意。

人与人交往中，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隐含着为人处世的道理。

你是否有麻烦别人或别人麻烦你的经历？讲述你的故事或见闻，分享你的感悟，写一篇600至800字的文章。

【考题详析】

2018年的杭州中考作文，看似麻烦，实则不麻烦。题目直击学生的日常生活，麻烦他人或被他人麻烦的经历较为常见，能够直观地唤醒学生真实的生活体验，让学生有话可说，有情可抒。题目不故作高深，学生亦不易跑题，只需要大胆书写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做到叙真事，抒真情，悟真理即可。

今年的作文题从小处说，是希望孩子们关注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为人处世。从大处说，是引导孩子们思考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的内涵。

一、审题选材

因为考题贴近生活，学生不易偏题、离题。作文要想取得高分，如何推陈出新、写出高度是关键。

首先是扩题定向。谁麻烦了谁？可以是我麻烦了别人，也可以是别人麻烦了我。而选材中的“别人”不能局限，要打开。别人可以是亲人，亲人包含无私付出的父母，包括给予万分疼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包含虽不常见但曾给予过自己关爱，自己也给其带去麻烦的远亲们；别人可以是同学，不要拘泥同班同学，可以是隔壁班，可以是不同年级，可以是补习班的同路人等等；别人更可以是朋友，而这朋友要区别于同学，也许是从小到大的玩伴，也许是志同道合的友人，也许是患难与共的死党；别人也可以是老师，天天相处，天天有课堂内外方面的交集，可以说是麻烦最多的人；别人也可以是陌生人，陌生人的范围就将选材扩展到无限大。

其次是精挑细选，遵循戴师初的“三番来者”，即凡作文者，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之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之不用；第三番来者，精意也，方可用。

之。麻烦别人或别人麻烦我，什么事？是一桩小事还是一个大忙？是在我眼中的大事在别人眼中的小事？还是与之相反？一次次跳入脑中的选材要一次次地反问，自我觉得新鲜可用，独创性强的才选定来用。事件一定要清楚明了，能以小见大，能反弹琵琶最好。

一言以蔽之，学生如果能在真实的情境中，将朴素的故事处理成精妙的细节描写，书写温暖的情怀，方可润物无声，动人心弦。

二、思辨立意

不管是“我麻烦了别人”，还是“别人麻烦了我”，与之收获的往往是“不麻烦”。所以在看似“麻烦”实则“不麻烦”的立意中，就需要较强的思辨性，才能较好地体现为人处世的道理。我们需要思考，当我麻烦了别人，我可以获得什么？获得了爱、帮助、温暖、快乐……当别人麻烦了我，从平向立意来看，我只有付出没有收获，这时候就更能体现思辨性。反思我又能获得什么？原来我可以获得助人为乐的快乐、别人对我的尊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甚至是由此及彼，发现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麻烦”。从中体会那种需要与被需要、尊重与被尊重、感激与被感激之间的辩证关系，继而获得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

思辨的过程中，中间会有一个反转的过程，因为本身所表达的谢意和歉意肯定要升华到所领悟到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如何反转？一则前面要做好铺垫，不能转得太突兀；二则不妨可以尝试一连串地自我反省、自我发问来自然过渡。

文章的厚度在于学生生活的厚度，文章的灵气在于学生心灵的敏感度，写作的深度在于学生思维的深度。看似简单的作文题目，更能体现学生的厚度、敏感度和深度。

【习作展示】

麻烦您了

市实验学校九(1)班 陈眉含

我一直不想要麻烦母亲。我自认自己是一个较为独立的人。在很早的时候，我就会和母亲说：“不用麻烦了，我自己会……”不用麻烦以及“你有点烦”。我不想麻烦母亲，不仅仅是因为我对于自己的自信，我想，更多的是我躲避她唠叨的一种屏障。我可以自己在开学的时候拿着学费去老师那儿缴，我可以自己周五乘公交车去补习，我可以一个人出门和同学去旅游……看，我不用麻烦母亲瞧，我为此洋洋得意。

这种固执而天真的观念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潜意识里，可是那天

那是夜里的一场雨。待我学完英语，已是八点半。夜里的淅淅落落，像一张深不可测的网，编织着天空，略带一丝凉意。没有带伞的我站在屋檐下，瞧见了远方奔来的人——是母亲。是的，早在补习还未结束时，她就打了我手机十几个电话，在连续不断的响铃中，我接起了电话。她说，今晚妈妈来接你，带伞了吗？要不要妈妈进小区里来？我一口回绝，不用麻烦了。

雨，似乎比我想象的要大。我躲在了屋檐下，正准备要走，却看到了她的身影。母亲递给我一把伞，只说了一句话，别淋湿了。我一言不发，跟了上去。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了母亲那条时尚的喇叭裤被打湿的裤脚，她素来爱干净，我是知道的。直到上了车，我郑重说了一句：“其实不用这么麻烦，一小段路，淋一会儿就到了。”她用纸巾擦擦裤脚的污渍，说别感冒了。一时间，我竟说不上什么话。

我望了望母亲，看见了她略微狼狈的模样，我看了看脚下，那是一把新伞，甚至连标签都没扯掉，我环

顾四周，远处微弱的灯光告诉我，原来百米之外，有一家十足超市。我本想抱怨，但看到这，也只剩下了无尽的思考。

我真的不曾麻烦过她吗？

不，不是的。当开学时，我拿着一包用信封包好的钱时，是她早就准备好的，我不用去寝室铺床垫，是因为早在开学前一天，就已安顿好的，我可以安心出门旅游，是因为她早已为我准备好了一切，我只用拎包出门，每次回家，都可以马上在书桌上写作业，是因为我凌乱的书桌是她早已收拾好的……其实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我不会说出来。我的内心存在着极度的自私，我不认为我打扰了她，我当然也不会认为我得到了她的关注和帮助，我也不再表达谢意，就因为她是母亲，所以从来不在意。我从来认为，这理所当然，甚至这成了我内心一种可笑的负担，所以我从来不说麻烦您了。

我感到有些悲哀，不仅是我，更多的是母亲。我竟不知道，自己随口那句“不用麻烦了，你好烦，多少次击中了她的心。

我侧过身去，看着母亲开车，她笑了，问：“看着我干什么？怪狼狈的。”我也笑了，说：“妈，我发现你挺好看的。她嘴角一扯，像个烂漫的姑娘，笑得更开心了。

一个红灯停下，我开口道：“妈，麻烦你了。她先为一怔，随后又眯了眯眼与我对视，笑了。而这次，她笑得更深沉，更有韵味了，犹如这雨夜里盛放的玫瑰。

谢谢你，阿德！

市实验学校九(2)班 卢嘉俊

阿德是个黄包车夫，但又不仅仅只是一个黄包车夫。他主要帮我爸经营的熟食店运输物品，却很少载人，除了我。

每次去菜场吃饭，见到门口停着一辆饱经风霜的黄包车，装钱的铁盒早已锈迹斑斑，车头按的小喇叭似啜泣的小孩般耷拉着脑袋，车座上放满了大大小小好几包物品，甚至有的放在盆中悬挂起来，像公交车上各行各业的人挤成一团，拼命寻找留给自己空间。

有这番景象，我便知道是阿德来了。到店里一看，果真，我爸正嘱咐着他把牛肉和鸭舌送去那个店，把鸡腿烤鸭送到这个店……每当爸爸嘱咐完，就要拿出一百块付车钱并说麻烦他时，他总一直推辞：“不用不用，不麻烦的……”话语中掺杂着憨厚固执的语气，双手一直推辞着我爸递钱的手，似做着坚决的防御，他那张好似炭燃烧时才会出现的红色脸庞在刹那间一闪而过，只有我爸在后面追着他到门口，大喊：“麻烦你了！”

但他从来不嫌麻烦！

阿德的黄包车似乎也承载了我整个懵懂的童

年。小时候我喜欢玩具，总嚷着要去小巷尽头的那家店买玩具，我妈总说：“让阿德拉你去。”听到让阿德送我去，我便安心，手里攥着钱，翘首期盼那辆黄包车的出现。他也从来不向我要车钱。时间一久，便成了惯例，我也习惯性不给钱。小巷门口总挤满了轿车，我总在黄包车上跺着脚说：“帮我开到门口！”他总是服从的，像一条泥鳅，滑溜溜地滑出了拥堵的车流。有时候堵得厉害，我便不耐烦，他总会安慰郁闷泄气的我：“玩具不会没得卖的，别着急。”到了后，待我下车那一刻，阿德总戏说着问我：“不给车钱啊？”我就说：“哈哈，才懒得给你哩！”话音刚落，我早已像风一样飞进文具店。

从懵懂到成熟这段路上，他的身影总在我眼中浮现。每次送走他的总是那句“麻烦了！”，他仿佛已是家人的，随时能坐下来添双筷子吃顿饭那般，谁也不觉得麻烦了谁！

如今，我与他已有些生疏，但事实上，他却从没忘记过我。是我不断嫌着他傻气，笨！现在我明白了，以前，不是人情，也不是感恩，那一句句“麻烦了”“不麻烦”，是人间最温暖的爱，对我，对我们一家！

麻烦了

市实验学校九(1)班 钟林慧

我欠了她一句话，已经很久很久

周五晚上，没有及时完成补习作业的我一遍遍地轰炸着妈妈的电话，“姐姐为什么不回来给我送啊？”我问道，她要加班。唉，真是的，都怪她害我完成不了手机上的作业。那你问问表姐吧，看她能不能来。我尽力地压抑着心头的烦躁，可汹涌的怒气如浪潮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我。过了好一会儿，表姐来了，总算做完了作业。

快9点了，楼梯上的脚步声逐渐清晰，一抬头，是姐姐。她呼着粗气，头上的碎发因汗水而拧成一股，贴在脸上。她递过手机，顺带将责怪的目光也射了过来，生气地说道：“你上个星期都干什么去了，英语补课作业不是早就布置了吗？拖到这时候。你都在干什么！受了这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我不甘受气，大叫：“你不是也没来，还不是叫别人送来的？我作业写好了，你倒来了，就是来骂我的吧！”两道目光相交，一样愤怒，一样激烈，一样不甘示弱。你又不是妈妈，你干吗管我！对啊，我干吗管你！她生了气，拎包就走。顿时，房间里充满寂静，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唯有那弥漫在空气中战场上的硝烟时时提醒着我刚刚的荒唐。

我讨厌她！以为失去了家长的管束，却又落入另一个魔网，都是她……我似乎说不出了，心中的怒气逐渐消失。四下寂静无声，眼前闪过一幅幅早已落灰的画面。

天蒙蒙亮，晨光从还未完全打开的天空中挤入，匆匆起床的她顾不得糟乱的头发，一手提着带给我的早餐急忙赶来；中午12点，本该惬意享受着午餐的她不得不坐在车里等我下课；晚上8点，她又只能关了电视，无聊地盯着我写作业……每到周末，本该是假期的日子却变得像战场，没有了一觉睡到自然醒的美好早晨，没有了自由自在的逛街时间，没有了心心念念的下饭综艺，没到老妈子的年纪，却不得不当个妈。对啊！她又不是我妈，干吗要管我呢？

心头的怒气倒被愧疚填满，刚刚脱口而出的冲动却一次次地考问着我。

第二天早上，我不敢抬头，只敢盯着姐姐的衣服上被风吹起的一角，刚接过早餐冒着热气，暖着我的手，你暖着我的心。我鼓起勇气，很轻地道了一声：“麻烦你了。”她回头一笑，眼角的笑纹浮起，知道错了？那就好，有什么好谢的。她转身坐上车，笑容却驻在我心头。

我终于道出了这句欠了已久的话：“麻烦你了！”